

心/香/一/瓣

## 外公的白砍鸡



张华

虽然外公已离开我很多年了,但他当年做的白砍鸡,却一直在我心头飘香。

外公生前住在南岸区大兴场。我只有在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去外公家,才能吃到白砍鸡。当然,吃白砍鸡也讲次数的:一要等大兴场赶场才能买到鸡,二要等外公领工资才有钱买鸡。还有嘛,得等外公心情好。他心情好才肯露一手。瞧瞧,那些年吃个鸡我容易吗?

那时我人小,个不高,整天像跟昆虫屁颠屁颠地跟在外公后面。每到大兴场赶场那天,我使劲拉着外公的衣角,生怕走丢了。跟着外公从街这头走到那头,只要见他在鸡贩处停下脚步,眼睛紧盯着地上的鸡时,我就暗暗兴奋:“嗯,今天有望吃到白砍鸡。”

外公选鸡自有一套:打瞌睡的不要,这种鸡精神状态不好,要么是有病;拉稀的不要,有可能正害鸡瘟;身上长疙瘩的不要,这种有皮肤病。做白砍鸡的鸡,首选鸡冠红的,说明精神状态好;其次毛色鲜亮,说明健康;三是重量在三斤左右,份量少了不够吃,鸡重了煮出来不嫩,口感不好;最后要选鸡龄在两年以下的公鸡,外公说这样的鸡口感最鲜嫩。

外公提着健康活泼的大公鸡,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。我走在他身边,一会儿摸摸鸡翅膀,一会儿揪揪鸡冠子。一到家里,外公就穿上白围腰,挽起袖子,坐在磨刀石前用力磨刀。外公捉住那羽毛发亮呈黑红黄三色的鸡公,拿菜刀往鸡脖处轻轻一割。接下来,让鸡血流到早已准备好的碗里。我知道,外公会用它做成美味的鸡血小菜汤呢!

杀好的公鸡安安静静躺在盆子里,清洗干净,

再开膛破肚,取出鸡肝、鸡肠等内脏,再清洗备用。我眼睛盯着,心里又在盘算:“嗯,这个肯定是要做成泡椒鸡杂的啦……”

外公把洗净的鸡放在大铁锅里滚水煮熟,再放上老姜、料酒,说是去腥,增鲜。外公拿筷子不停地翻动大公鸡,因为鸡煮老了不好吃,煮嫩了又还没有熟。外公凭多年经验,火候拿捏得刚刚好,鸡一断生就捞出放在笊箕里,晾干冷却后切成一寸左右的鸡块,装在白色瓷盘里。我喉咙里都伸出了爪爪,想吃啊!

打作料也是外公的绝活。他打的白砍鸡作料,没有人不夸赞。此时,外公拿一个碗,将适量的酱油、麻油、白糖、红油辣椒、花椒面、味精、姜沫、蒜泥、芝麻等放入碗中,用筷子搅拌均匀,然后淋在鸡块上,撒上葱花,白砍鸡正式成菜。那叫一个香啊!

我再也忍不住了,伸出小手去抓一块准备喂进嘴里。外婆拿着筷子,笑着轻轻敲打我的手:“好吃狗儿!快上桌吃。”

外公、外婆、我,还有弟弟、妹妹围坐在方桌前。我们几姊妹欢叫着大吃起来,个个吃得满脸通红,嘴角流油。这白砍鸡,肉嫩不说,那麻辣鲜香的作料更是销魂,吃在嘴巴里适得很。而那时候,我的外公外婆就笑着,眼里全是满满的宠溺……长大后,我在许多地方都吃过白砍鸡,可就是找不到外公做的那种味道。

如今,我也到了外公那个年纪,才终于懂得:不是没人能做出外公当年的味道,而是对于我来说,外公只有一个。我想念的,何止是一道菜,更是做这道菜的人啊。(作者单位:重庆市老年大学)

往/事/回/首

## 大哥娶媳妇



罗安会

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秋天,全家人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喜上眉梢——我家老大、我的大哥罗安会娶媳妇啦!

那时,我们在镇上只是普通人家。父亲在百货商店上班,母亲是位勤劳俭朴的家庭主妇,大姐在南充教书,二哥在上海工作,小的还在读初中小学。“要得,爸爸妈妈放心!我们一定要帮大哥好好迎接大嫂进门!”父母“部署”完毕,大家开始分工合作。

收割谷子的季节,气温高,母亲同农民一样光着脚泡在水田里捡谷穗,非常辛苦。我两兄弟放学后,一人去放羊,一人跑到地里同母亲一起捡穗。天黑了,鸡吃饱了,母亲又将鸡背回家。日复一日,两个季节下来,捡拾的小麦、谷穗有100余斤,鸡也长长长肥了,羊也长出了长长的胡须。

这年国庆节,阳光洒落在老街上,在唢呐声中,新娘坐在花轿上,晃悠悠朝下场走去……花轿后面,二十多人兴高采烈抬着四铺四盖、木箱子、镜子、梳妆台等物品——这是女方娘家人的陪嫁。

街上看热闹的人不少。有人羡慕地问:“哪家接媳妇哟!阵仗好大哦。”“嘿,是罗吉利家嘛!”“好日子!走,去看热闹去!”

这天,我们小的三弟兄早早起床,忙着在院子里借别人家的桌子板凳,在院子中间摆上桌席。此

时,新媳妇到了!鞭炮炸响,唢呐吹得更欢快。花轿落地,顶着红盖头的大嫂在伴娘的搀扶下,来到公婆家。

司仪高喊:“拜天地、拜父母、夫妻对拜!”在一片沸腾的欢笑声、唢呐声中,新郎新娘喜结连理。

我还是懵懂少年,夹在人群中看热闹,见在众人撺掇下大哥当众亲吻了大嫂,我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午饭时间到,我父亲春风满面招呼大家:“感谢亲友的祝贺,8人一桌,不成敬意,备薄酒一杯,请大家海涵。”

亲朋好友围坐上桌。“九大碗”三蒸六扣上桌,热烙、耙和、上菜快,热气腾腾中客人们狼吞虎咽,菜刚上完,桌上食物几乎一扫而光。不过,四个甑子里的干白米饭没吃完,我们几姊妹用咸菜下饭也吃了两碗。

不少客人饱嗝连天,都夸这“九大碗”办得好。酒席,是父亲在镇上请餐厅的厨师来办的。由于客人超员,我们7兄妹都没上桌,连羊肉汤都没有喝一口,眼巴巴望着客人大快朵颐……

时间飞逝,大哥退休后,带着大嫂迁到了江津,他的儿孙们纷纷在大城市成家立业。如今下一代人办喜酒可是花样翻新,今天的好日子呀,是我们当年谁也意想不到的!(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## 一场雨

张立昭

这场雨,又让我回到了那个早晨  
同样老旧小区,一样在雨中沉睡  
我在晨光和微风里自由地穿行  
那时,我的眼中流淌的是不屈的青春

虽然这是一场秋雨,我却梦见了春天的气息  
清澈如湖底的蓝和深邃如梦境的白  
以及空气中到处弥漫的史无前例的清澈

让世界仿佛一张白纸,无处不充盈着善良和希望

但,我还是质疑这场雨  
两天两夜,是否流走了天上所有的水分  
我担心,天上是否从此也有了沙漠  
我们今后是否还能看见雨中的美景

(作者供职于河北省文学艺术中心)

接力连载小说

《太空火锅城》

选登

## 网红时代(四)

吴越

“渴死老子了!”进来的骑手用手拐子抹了下脸上的汗,抓起门口柜台上的茶壶猛灌,满屋服务员也不招呼,似乎不是外人。

俞生的心头却在呐喊,他站起身来,眼睛里似乎要冒火:“野狼!”

听到喊声,那个叫野狼的男人疑惑地抬起眼皮,他的眼窝很深,脸颊上有两道深深的槽,但精神饱满,甚至亢奋。野狼只犹豫了半秒钟,然后朝着俞生抬起手臂,伸出一根手指,边晃边指:“俞老板!”

等俞长亮反应过来,眼前的两人已经拥抱在一起,用力地敲打着彼此的后背。

“你还晓得回来!”三十年都在谈笑间,再没有比时间更灵敏的猛药,让俞生和野狼间没有了老板和雇工间的隔阂,剩下的只有老友重逢的唏嘘与戏谑。

野狼拉开椅子,一屁股坐下来。他望了望锅里头,突然眼睛一瞪:“领班!你给俞总上的啥子锅底?”

话说间,野狼飞快地把大拇指伸进了滚烫的锅里,蘸了一指辣油放进嘴里咂摸,把俞长亮都看呆了。

“去,取我的宝贝过来!”他吩咐着屁颠屁颠跑过来的服务员。不多时,一块油纸包裹得四四方方的包袱被拿了过来,在俞生和俞长亮面前解开了又一层又一层,每脱一层皮,就有更浓郁的一份香气散发出来,直到剥出来一坨黄桑桑、红彤彤的油块儿。油块融化在锅里,俞生觉得,这次的味道对了。

“老油!这个东西是我独家调制的!”野狼的表情里全是得意,仿佛那是一份另类的认可,是男人胸膛上的伤疤。

“这位兄弟是俞长亮。”俞生介绍说。

“俞老板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!”野狼满口说着,巴掌往胸口上拍得啪啪响,俞生和俞长亮都笑了,终于是回到老重庆的感觉。

“薛老板呢,她没跟你一路?”野狼问。

“嗨,她们两娘母逛来福士去了!”俞生老实地回答。

“嘿,你不跟她们去整尖货,倒跑我这自留地来了!”野狼笑道。俞生这才知道,卫鸣总是眼高手低,搞了一年搞不走,就卖给野狼了,野狼平时招待自己要摩托的那些兄弟伙就在那里,这也是这家分店保留了这么多原汁原味的原由。

“听素芳说,你跑新疆去了的嘛,说你还是一天不落屋?”俞生调侃道。

“那不是,只要我在家里头,他们天天嫌弃我,说我家务不做当太老爷。店头的事也不准我插手,说我的老配方卫生标准不达标,说评啥子4A级不容易,喊我不要帮倒忙。看嘛,连‘太空火锅城’的牌子都不准我用,说要标准化,嘿嘿,老子故意把那一点弄熄,成了‘大空火锅城’。不去惹他们,他们也莫来惹我,骑摩托托马路,我一辈子的爱好,戒不脱,他们也管不着——重庆男人耳朵再耙也是有点脆骨的,对不?”野狼边说边笑。

“一把年纪的人了,跑起不累吗?”俞生忍不住问。

“累,肯定累!去年走额济纳旗,跑了三天2100公里,皮都脱了一层!”野狼点点头,虽然抱怨,眼神里却神采飞扬:“但我要是久了不跑,有人要催!”

“哪个催你?”俞生好奇地问。

野狼把眉毛一抬,表情得意极了:“粉丝!”他掏出手机,点开抖音递到俞生和俞长亮面前。

“哟!”俞生眼睛一亮——“渝中一匹狼”,粉丝居然有5万多!那头像照片上的野狼一身黑色皮衣,带着大大的蛤蟆镜,歪着脑袋,确实是一匹不羁放纵自由的野狼,谁也不会想到,他也曾是全重庆火锅界首屈一指的掌勺。

“你看,哥子现在也是个‘网红’了!”野狼提劲惨了。

“是呀,‘网红’!”俞生喃喃道,语气里有感叹,也有叹息:“还是你活得通透!”

野狼嘿嘿地笑着:“我只是不像你们想得那么多,我跟我家那个也不一样——素芳她说起要放手,到头来自己还把董事长占到,要我说,放心交给娃儿去做。时代变了,开店的逻辑也变了,不需要我们这些老人家指手画脚!你忘了吗?当年我们搞新概念火锅城,好多火锅老人跑过来说我们坏规矩,说我们卖得贵,说我们环境比味道好,天天说我们要黄,结果呢?”

俞生方才恍然大悟,时代在往前走,时代没有对错,只是我们老去了,固执地留在原地而已。就像这间三十年的老店一样,是时候接受变化了。“这不是最好的时代,也不是最坏的时代……”俞生在心里默默改了狄更斯那句名言。

“哪个回事,酒呢?”野狼打断了俞生的胡思乱想:“难得高兴,长亮兄弟,下午把车摆一摆,陪哥哥们喝两杯!”

“好!”俞长亮也爽快地回应。

野狼于是大手一挥:“领班,两箱国宾,要一箱冰的,一箱更冰的!”(本篇完)